桐君山上一倔翁

曹可凡

有人叫他“倔老头”，他也自称“倔翁”。不管怎么称呼，倔是出了名的。

据说有家电视台的记者去采访，被他拒绝，而那位记者也挺执着，干脆在桐庐宾馆住下，死缠硬磨了三天，最终却还是倔不过他。杭州一家报纸想请他题写报名，他竟气呼呼地对来访者说：“回去禀报你们总编，就说叶浅予已经死了！”

叶浅予的倔，名副其实。我便很想有机会能拜见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艺术大师。

在一个洒满金色的秋天，乘叶公返乡之际，我与叶公的忘年交、画家谢春彦一同驱车前往富春画苑。生怕出现尴尬局面，临行前，我又特意请叶公挚友、老画家申石伽先生写了封“介绍信”。叶、申两公是中学同窗，石伽先生三十年代初到上海时曾得叶公鼎力相助。当时，他们还同住一室切磋艺术。石伽先生第一本画集的出版及有关宣传，也都由叶公一手策划。他们几十年一直保持书信来往，感情甚笃，揣着申公的信，我心里感到踏实了许多。

当我们赶到桐庐，已是掌灯时分，坐落在富春江畔、桐君山腰的富春画苑已笼罩在一片沉沉暮霭之中。我们踏着青石板路拾级而上，在几声“汪汪”的犬吠里，漆黑的大门开了，叶公的爱女、跟随戴爱莲多年的舞蹈艺术家明明姐热情地迎了上来：“哎呀，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到。父亲急坏了，怕你们路上遇到意外，一个劲儿地催我们跟上海打电话。这不，我们刚把他劝上楼睡觉。”说着，便把我们请进了客厅。

环顾四周，发现屋里的陈设极简陋，只有几件破旧的桌椅，唯一能使人驻足凝神的便是两张巨幅汉代砖画拓片。画上一位威猛的将士驾着战马勇往直前，人物造型古朴刚劲，狂放恣肆，充满着一种原始美。这硝烟弥漫、金戈铁马的古战场上威武不屈的将士，看来挺像浅予老人。

“快吃饭吧！”明明姐对我们说，“你们到这儿就要跟在自个儿家一样，千万别客气。这鸡是我们自己养的，鳊鱼是父亲关照留给你们吃的。”

这席话，说得春彦兄和我都非常感动。我们刚要动筷，楼梯那头忽然传来“笃笃笃”的响声。明明姐笑着说：“准是父亲听见响声下楼了。”

不一会儿，一位鹤发童颜、目光炯炯的老人出现在我们眼前，他便是中国画坛国画大师叶浅予先生。春彦兄一见叶公，赶忙跨前一步，与老人紧紧拥抱：“老前辈，你好吗？”“好，好！”老人说着，由衷地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随后，春彦兄又将我介绍给他：“叶公，这位是上海来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他特意赶来采访你。”

我刚要把手伸出去，不料，老人家突然笑脸一收，冷冷地瞥了我一眼，然后挥动着有力的大手，高声说道：“对不起，我不欢迎！”刹那间，我只感到通体透凉，周身的血液都涌向头部，一时窘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四周的空气也好像凝固了，一阵沉寂。幸好明明姐及时打了圆场：“爸爸，天已不早了，你先睡觉，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事后，明明姐才道出原委：某电视台举办一台中秋晚会，想通过比较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和叶公的《富春山新居图》来反映富春江两岸的历史变迁、山川风光以及民俗风情。老人觉得很有意义，便决定跑一趟桐庐。但待到节目播出时，这些镜头又莫名其妙地被删剪了。老人为此耿耿于怀。——听了这个“典故”，我才如释重负。（上）

夜光杯

生命的密度

郭文斌

金刚钻之所以无坚不摧，是因为它的密度，而生命的密度，正是由“勤”决定的。相同时间里，我们比他人完成了两倍的细节，我们的密度就是他人的两倍。

“勤”在本质上是对时间的致敬。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时间是无生命的，这不对，在传统生命维度内，时间一定是生命体，一定是呼吸体，我们浪费时间，就是在欠大账。

在寻找安详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到时间是物质的，具体的，就像手上的粉笔，只要你写，它就会短下去；又像阳光下的雪，即使你不动它，它也会薄下去。对于一个人来说，它有一个总量，就像一缸米，只要你用，它总会完。

那么，拿这有限的时间用来做什么，就成了关键。对于一个要成为物质富翁的人来说，把一天时间耗在股市上是正确的，但对一个想做精神富翁的人来说，把一天时间用在股市上显然是错误的。

由此看来，目标成为关键中的关键。

有一些儒学专家、道学专家、佛学专家、心理学专家，虽然学术水平很高，但烦恼依旧，灾疾依旧，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知而无行。这就像许多“财富专家”恰恰没有财富一样，因为赚钱除了理论，更需要去播种，去耕耘。

还有一些人，要么去寺院、道场皈依，要么拿出一生的积蓄去朝圣，但仍然和吉祥如意无缘，原因何在？在我看来，问题就在“行”字上。

一个密不透风的“勤”背面就是安详。许多人的安详之所以不能出来，就是因为“勤”是透风的，不究竟的，因为这个透风，这个不究竟，才有了心猿意马，就是说，我们给了意识开小差的机会。而在意识开小差时，“感”和“觉”就被干扰，来自本体的安详之光就无法流淌。我们一定有这样的体会，当专注于一件工作时，恰恰没有焦虑，闲下来时，焦虑到来。可见带给我们焦虑的是意识。为此，仅仅从消除焦虑的角度，“勤”也非常重要。

强调“勤”事实上是强调从细节做起，从改过做起，从衣食住行待人接物做起。

打个比方吧，我们要拨通一个人的电话，需要把对方的每个号码拨对才行，如果对方的号码是八位数，我们只拨对了七位，电话是通不了的。

一个人因为对老板的不满故意生产了一个次品，他生命的账单上就永远留下了一个漏洞，对于生命本体来讲，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因为时空的特性是不可再来，不可复制。如果我们在一个特定的时空点把一个工序做错了，把一句话说错了，将不再有可能更正，因为那个特定的时空点已经永远像流水一样流走了。

回头再说老板，其实，我们所有人都在给一个“大老板”打工，如果把我们的隶属关系定位在这个角度和高度上，那么我们就不会计较小老板对我们的厚薄了，“大老板”对我们的厚薄才是最值得我们在乎的。

所有工作事实上都是自己和“大老板”的一个约定，和小老板没有关系。一个个缘分，看起来是我们和世事的关系，究其本质，是“大老板”在我们生命中的展示。我们错误地处理了一个缘分，就等于我们向“大老板”犯下了一个错误。

因此，写下“不用扬鞭自奋蹄”这句话的人，肯定明白这一点。它是一个主动、一个自愿，真正的敬业正是从此而来。想想看，当一个人心怀与“大老板”的约定和心怀与小老板的约定，做事效果该是多么不同。

年的声音

王忠范

我的农村老家在黑龙江和内蒙古交界的金代边壕北边，称为边外。这地方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也不管家富家穷，最讲究过年时悬挂冰灯。老辈人说这是几百年的年俗文化，图个亮堂、喜气和温暖，有乐有年味儿。

吃过粘稠稠的腊八粥以后，村子里的家家户户就开始忙年了，而最先忙的便是大人小孩一起欢快地制作冰灯。祖父曾对我说过，这时候就能听到年的声音了。祖父说的年的声音其实是动冰的声响，明快而又脆亮。年龄大一点的人习惯于老做法，尽管简便，却须精心细致。他们或用两只大小不同的铁桶、或用两个薄厚相当的盆子、或用空心木板夹架做模具，有分寸地注满凉水，拿到外边整整冻上一夜，第二天就基本成形了。这时小心翼翼地拿开水烫化夹缝外的冰坨，轻轻地把模具拔出来，透明瓦亮的冰灯罩便出现在眼前了。不管哪种形状的冰灯，老人们都喜欢在冰罩上精雕细刻，他们手中的刀和凿“咔咔嚓嚓、哧哧啦啦”地响个不停。这乐曲般动听的声音里，展现出着色的禽鸟花鱼，或是春、喜、福、财那些字样，祥和好看。灯一点燃，把人心照耀得敞亮透畅，只想笑。

现如今，制作冰灯的主角儿是村里那些有文化的年轻人，他们把冰灯当成乡土艺术了。每天一早，这些姑娘小伙就成帮成伙地来到大岭下的冰河，用铁镐刨冰用钢钎抠冰，满河床都是欢笑声和“砰砰嘎嘎”的破冰声，热热闹闹。块块纯净的河冰装上雪爬犁往回拉运，一路上毛绳帽、花头巾伴随青春的歌声在银色世界里飘飘闪闪，是那样的鲜艳美丽，夺人眼目。大家集结起来制作冰灯，那“嘎叭嘎叭”的切割声、“哗哗吱吱”的打磨声、“吧嗒吧嗒”的做状弄形声，在缕缕寒风中交织着响亮着火热着。青年人做的冰灯既有传统风格，又具现代色彩，反映出农村的现实生活，意韵悠然。女教师的龙灯刻绘出龙鳞、龙眼、龙舌，而一圈又一圈的盘升确是腾跃之状，真的活龙活现，栩栩如生。看山护林的小伙子做的兔子灯很逼真，上头插起支楞着的冰耳朵，长长的，亮晶晶的，好看好玩。我的堂侄做的那一套小康连环灯，有的像粮囤圆圆鼓鼓，有的像家园方方正正，有的像田垄细细长长……每一盏都释放着幸福欢乐和乡村气息。我和老叔来参观欣赏，小侄高兴地告诉我们，他还要与伙伴们合作做吉祥日月、和谐家园的套子灯呢。

看见一些孩子也在说说笑笑地做冰灯，他们不怕寒冷，还挺麻利的。我知道孩子们不是凑热闹，因为从小学做冰灯是多年的村俗了。老叔说，大人小孩都做冰灯，那声音是年的喜气与和乐。孩子们的冰灯很简单，都是拼装的，小小的，巧巧的。不过有的贴上了“洋”拜年的英文 Happy New Year（过年好）、Happy Spring Festival（春节快乐）。这让人耳目一新，也感受到新农村的新风貌。

漫步街头，或去串门，到处都能听到制作冰灯的声音。这欢喜活跃的年的声音，告诉人们已到年根底下了，快要过春节了。过了小年，家家的院子里，大门上、屋檐下、仓房前都会挂起盏盏冰灯，舞动千姿百态，喷射五光十色，那是乡间一道美妙而祥和的年的风景。

诗酒人生

田永昌

“诗酒人生”这一书法条幅，原本是北京青年诗人雁西书赠予我的，经我装裱后挂于我的酒与酒器收藏馆中。出乎我意料的是，在这一书法条幅下，而今却有近五十名中外诗人、作家签名。汉字、英文以及其他语言的各种签名留言密密麻麻地簇拥着“诗酒人生”四个飘逸的大字，不仅成为我的酒与酒器收藏馆的一道极为亮丽的风景，而且也见证着同一蓝天下不同国家的人们在快节奏的今天，对如何生活得更幸福更快乐更有生活质量的认同。

还记得前年初冬时节，瑞典作家代表团一行六人由瑞典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伊爱娃女士、沪上女作家王周生陪同下来我家做客时在“诗酒人生”上签字时的情景。这个代表团中几乎人人都是享誉瑞典文坛的成功人士，团长马兹·索隆德法先生不仅诗写得好，而且还倡导并创办“作家与翻译家国际大会（WALTIC）”，是国际文坛著名的活动家。卡尔松先生拍过多部电影，是瑞典“金甲壳奖最佳男主角”获得者，佩妮拉·斯达菲尔特女士是专业画家，在瑞典画坛颇有名。这天，王周生临时担任翻译，我得知，瑞典作家所有成功都是坚韧不拔的结晶，马兹·索隆德为“作家与翻译家国际大会”的成功举办，笑说自己的头发都脱落了不少时，大家都笑了。这一点，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成功与努力一直是成正比的。这天，我发觉瑞典作家们更喜欢知道的是中国作家写作之外的情景。譬如我收藏馆中几百把中外古今酒器是怎么收藏的，用夜光杯喝酒时与其他酒杯感觉上有什么不同，特别是让我解释“诗酒人生”这一条幅的含义。这之前，已有峻青、白桦、叶延滨、洪烛、李黎、祁人、季振邦、高旭旺等中国诗人作家在上边签过名，当然他们也很想知道这么多中国文坛名人为什么也喜欢“诗酒人生”这句话，我和瑞典客人边喝着我特意为他们准备的白酒，边笑说我对“诗酒人生”的看法：其实，从字面上很好理解，写诗喝酒快乐人生也，如中国的唐代大诗人李白那样。但是，“诗酒人生”并不是停留在字面上，而是在当今快节奏的工作生活重重压力之下，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放松自己的心情，让生活更快乐，更有质量。瑞典作家诗人们非常赞同我的这种说法，纷纷在“诗酒人生”条幅上签名，伊爱娃参赞特地用汉字在上边签名，卡尔松先生还说：会生活的人才更会工作。

去年10月18日，我家又来了参加“2012上海写作计划”的外国作家们。这天，当王周生和胡佩华陪同瑞典、韩国、波黑、保加利亚等国的男女作家们来到我家中时，大家第一眼就看见“诗酒人生”这个书法条幅，看见了上边有这么多中外诗人作家的签名。当然，瑞典作家培德也一眼看见了他们瑞典作协主席和其他瑞典作家的签名。此时，已不用再解释什么了，大家犹如老朋友一样，无拘无束的喝酒聊天。其间，当我朗诵我写的一首“故乡”诗时，因为此诗先后有两个翻译版本，彼此又由此讲到诗歌创作与诗歌翻译的比较。保加利亚女作家基利洛娃说她今天没带吉他，但也要唱几首歌。她说喝了酒要唱歌，人生才有味道。果然，她的歌唱得很好。她说她一生既要埋头写作，又要放声唱歌，快快活活地过一生。韩国女作家赵京兰还在我的“诗酒人生”条幅上签名时，特地写了一句话“在你家真快乐”。

“诗酒人生”其实说白了就是，不论什么人，生活中总有辉煌，当然也会有不如意，但是不论辉煌还是不如意，关键是怎么样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怎么样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我的理解和行为就是“诗酒人生”也。

重读《西游记》随感

房焕新

《西游记》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家喻户晓，尤其孙悟空更是人人皆知。重读《西游记》，在我印象中的孙悟空，自戴上金箍咒之后，已无多大本事，他身上的光彩黯然失色。

孙悟空横空出世，学道得道，称王花果山，后扯旗齐天大圣，独立王国，一国之君，玉皇大帝两次招安，激怒猴王，大闹天宫，扰乱蟠桃大会，猴王犯上作乱，天降神兵，生擒猴王，投入八卦炉不死，杀向灵霄殿，如来佛速来救驾，一巴掌把猴王压在五指山下。

唐僧首念紧箍咒，猴王心理上受到极大的创伤。

从首战鹰愁涧，直至第九十二回，都是菩萨下界，神界和仙界下凡收伏的，却没有一个是猴王制服的，他成了一个常败将军，只能跟小魔小鬼打打杀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黑熊怪、黄毛貂鼠、犀牛怪等等。想当年，大圣大反天宫，扰乱蟠桃会直至杀向凌霄殿的时候，这些走兽闻风而逃，否则，都是金箍棒下的肉酱，为何下界变成妖魔头目，猴王却制服不了？岂不是咄咄怪事吗？

昔日叱咤风云的齐天大圣哪里去了，在紧箍咒里！由此可见，紧箍咒扼杀了猴王的自由和他原始动力的张扬。

这种怪现象，真令人匪夷所思，凡是菩萨和神仙下界，制服的妖魔头目，绝不准猴王杀死他们，都各自带上天庭，作内部组织处理。这些妖魔头目在人间伤生造孽，作恶多端，却不受人间的法律制裁，有恶不惩，哪里还有是非之分，足见其欺骗性和伪善性。

下面事例，很值得玩味，八戒曾打死一个魔头，原形是只花皮豹子精。查遍字里行间，是个没有背景来头的家伙，否则，这魔头非但碰不得，说不定八戒也会是它的腹中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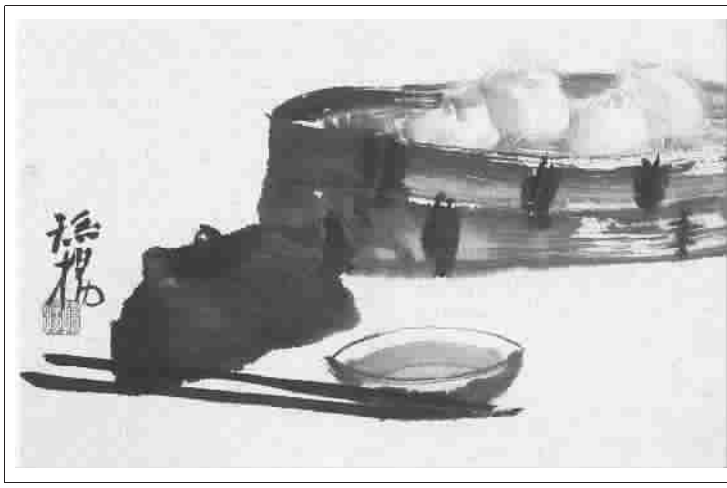
揭开秘闻，真相大白。人们都说雷音寺，是个圣洁而清明的世界。其实不然！阿难、迦叶二菩萨向唐僧要人时，说白了，索讨取经费，反映了圣地也有潜规则。这是绝妙的讽刺，当下我国各大小寺院，香火旺盛，有的官员烧香拜佛，甚至垄断烧头香之位，求菩萨保佑，官运亨通，年年高升。贪官，则求如来佛菩萨庇护，莫东窗事发招来牢狱之灾。据民意所求，当权者，应该套上金箍咒，咒语权应归属于民，彻底切断腐败之源，世界才会真正地清明起来。否则，天不宁，地不安。

我认为《西游记》不是凭空虚构的，是以人间现实及作者的现实生活为基础的，没有现实生活的感受和历史现象的理解，完全不可能写出这本小说。作者生于嘉靖年间，东厂林立，特务横行，稍有不慎，可招杀头灭族之祸，故作者以聪明才智，巧妙地将妖魔走兽人格化，折射嘉靖王朝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

说起来，缺乏历史常识，发明用幻想小说反抗朝廷的，吴承恩应属第一人。

十日谈 阅读经典

既然选择了天空，选择了飞翔，就要永不放弃地坚持和努力。



小笼（中国画） 孙扬